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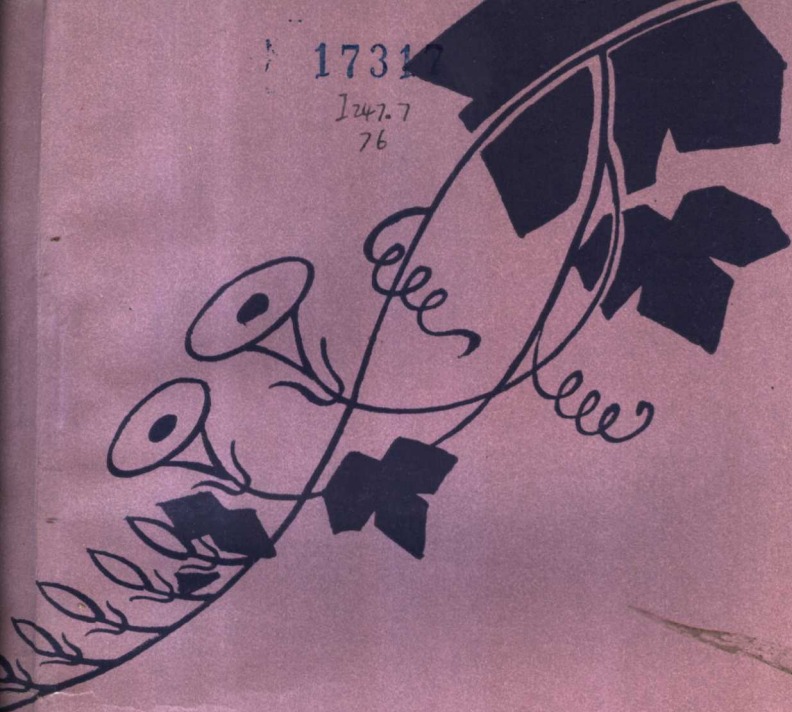
沈虹光



“美人儿”

17317

I247.7
76



“美人儿”



京电力大 00048161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“美人儿”

沈虹光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潜江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32开本 6.875印张 2插页 113,500字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7,6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306 定价：0.64元

目 录

春与秋.....	1
杨妈.....	34
老师，你在哪里？	59
门被推开了.....	77
双桃.....	94
小秋	113
波浪式	133
我和我的“特保儿”	152
“美人儿”	166
端午乡戏	190
后 记	213

春 与 秋

一

上下班经过报社收发室，金解放都要问问有没有自己的信。信倒是有，可就是没有用旧信封翻制的，写着秀丽而潦草字体的那封。

难道她没有收到我的信？收到了为什么不回信呢？这些念头撩扰得金解放心绪烦乱。

她，叫辛家芸，在农村一个公社中学当教师，和金解放是……，怎么说这个关系呢？

他们最初是中学同学，后来又一起下乡插队，在一个集体户里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“难友”。不管是同学还是“难友”，他们的关系都是很一般的。到农村不久，又发生了一次摩擦，于是竟互相不理睬了。

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。这个集体户原有十个知青，六男四女，以后人丁逐渐减少，招工，升学，抽来拔去居然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位。一男一女本来

就够别扭了，还偏偏是两个冤家对头，命运这不是故意捉弄人吗？

金解放自认倒霉，送走了最后一个“飞鸽”，他往空荡荡的硬板铺上一躺，翘起光脚板，冲着乌黑的房梁发愣。

“呃！”这是辛家芸在喊他。

他懒懒地把眼珠转到声音的方向，这一瞥可就吃了一惊：辛家芸也要走了？她抱着行李提着网兜站在门边干吗？金解放一挺身子坐了起来：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

“搬到玉珍嫂家去住。”

搬走？为什么？金解放一下子转不过来。

辛家芸也并不需要他表态，下完“通知”就昂着头走了。

呀，做饭怎么办？金解放突然想起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他来不及趿鞋，光着脚一步跃出门坎：

“呃，吃饭怎么办？”

“我把米给你留下了。”

天底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做饭了，金解放一听这话，立即堆出满脸笑容：

“嘿嘿，‘老九’不要走嘛，还是在一起开伙好不好？”

辛家芸可不吃这套，不冷不热地回答：

“各人都有手，自己做嘛。”

他妈的，她还记得那回闹矛盾，看来这是在报复我了，连饭都不给做了嘛。金解放暗暗叫苦，早知今日，当初真不该得罪她，不过这一位心眼也太小了，陈芝麻烂谷子，还耿耿于怀。

金解放太粗心了，辛家芸要搬走的主要原因他并没有猜到。

这个知青户是单门独院、四下无有毗邻，别人可不管这一男一女之间有没有矛盾，日子长了总会生出闲言闲语，还是避开为妙，辛家芸是很小心的。

玉珍嫂是本队的社员，和知青们关系很好，她的家在离这里半里路的小湾子里，那儿叫“坑梁”，这儿叫“坑洼”。顾名思义那里应该隆起，这里应该塌陷，其实不然，地形地貌跟名字毫无联系，当地人也说不清缘由。

辛家芸一走，金解放又躺倒在硬板铺上，那毫无道理的地名，倒成了他处境的写照了。

二

要不是父亲出事，上大学、当兵、当工人，本来是可以任由金解放挑选的。

他的父亲金杰原是省委某部的副部长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被借调北京工作，母亲透露，那是中“央文革”下属的一个小部门，父亲还负了点责。父亲具体

是干什么呢？母亲说：“这是不能打听的。”这句含糊的话引起了解放无数想象，“中央文革”，这几个字就足够人景仰了！

不料一九六九年底传来消息，说父亲在北京出了事。母亲急得到处打听，答复是：“江青说讨厌他。”

这是比什么都可怕的罪呀，金解放犹如从空中落到了地上。两年后，金杰回到了省里，在省城住了一天，就把家搬到了远在山区的干校。这几年，不少干部都出来工作了，可他的“锻炼”却无终止。省里领导对他是了解的，可一提到北京那事，都爱莫能助。父亲出不了头，儿子就只有在农村“扎根”了。

没有同伴的日子真难过呀，孤单寂寞且不说，特别是一日三顿饭的折磨，累得要命还得自己动手，饭不是糊了就是夹生，不是稀得象粥就是米粒干得象枪子。菜早就吃完了，连菜刀都生了锈。每当他疲惫不堪地端起那终于做熟的饭时，真恨不得大叫一声“苦啊！”

实在受不了了，一天干活休息时，他愁眉苦脸地凑到辛家芸身边：

“伙计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来帮帮忙。”

辛家芸把他上下一打量，扑哧笑了。

这位仁兄的打扮真特别，一件讲究的藏青色哔

吼中山服，大概是他父亲的，又肥又短地套在这个瘦长的身架上，腰间勒了根草绳子，黄军裤的两个膝盖都磨破了，上面贴着白色的医药胶布，这是代替针线补丁的，头发不知多长时间没剃了，又长又乱，硬戳戳地向不同方向支出去。

笑毕，辛家芸问：“真的那么惨？”

“真的真的，简直混不下去了。”

辛家芸还有点将信将疑，金解放这人平日嘻嘻哈哈闹惯了，谁知他是真是假？

田埂上有两头水牛在吃草，“嚓，嚓”，吞嚼草茎的声音很有味道地响着，金解放看着饱餐中的水牛，很响地叹了口气道：

“我要是头牛就好了，光吃草就能维持生命，多省事。”

辛家芸一听又笑起来。她是不无得意的，想起金解放过去说的话，她就不由得骂道：“活该！”

那是下乡两个月后的一天，下着雨，男生们无事躺在床上聊天。有一位提出，鉴于两个月来生活的混乱状况，有必要选出一位“总管”，操持家务掌管钱粮。提议立即受到拥护，“总管”人选中，辛家芸名列前茅。有的说，她是十个知青中，唯一没有烧糊饭的；有的说，她拌的盐水萝卜皮是世界上最美的菜饅；有的说她洗衣服的速度很快，给男生洗衣裳最合适了；等等。金解放突然大声表示要补充一条，

“她还具备一个特殊的优点，谁都没有注意到的优点。”

“快说！”“什么优点？”

“她的缝纫技艺高超，能用尿素口袋做衣裳穿，当了‘总管’，咱们让她给弟兄们一人做一件。”

“哄”地一声，男孩子们大笑了，有的竟开心得卷曲身子在通铺上打起滚来。

辛家芸的确用装尿素的口袋做了件衣裳。那是生资公司处理的，五角钱一个，她买回来洗洗染染，做了件灰不灰蓝不蓝的衬衣，日光下，还能在她背上发现“株式会社”几个黑字。太寒伧了，金解放不止一次地取笑过她。

以上这些话，辛家芸倒不在乎，气人的是下面。

哄笑之余，有人说：

“辛家芸倒挺聪明啊，什么都行，才能全面。”

“才能？”金解放不屑地说：“她这种人，将来充其量也只能给哪个倒霉蛋做管家婆。”

下面的话更没边了。

“金解放，给你怎么样？”

“哼，白给都不要！”

这话不知怎么传到辛家芸的耳朵里了，她反应迅速，立即送回了两句话：

“徒有其表，狗屎还可以肥田，他是一点用也没有。”

如今金解放求救，使辛家芸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，这种快感把同情淹没了，她没有理会金解放的话。

睡了一觉起来，她的恻隐之心突然动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是“难友”吧，还是应该去表示一下“慰问”。

哪知第二天金解放没出工。怎么啦？队长也没派他别的活路。收了工，辛家芸往坑洼去了。

门虚掩着，不知哪儿来的几只鸡在门口争扯着，又叫唤又扑打，撕咬得十分激烈。

辛家芸推开门：“金解放！”

没人应。

她跨进门，四下一扫，床上的被子鼓鼓的。

“金解放！”

还是不应。

昏迷了？她紧张了，急趋床前一看，那一位大睁着眼睛呢。

“你怎么啦？不舒服？”

“嗯，肚子难受。”

“肠炎吗？去卫生所看看吧。”

“没用，没有药。”

“你去过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金解放的眼睛向一边斜去，“那儿没有药。”

“那儿”是个瓦坛子，辛家芸知道，那是装米的。她过去揭开坛盖，内里空空如也。

“早上没吃？”

“昨天晚上，就是喝的，水。”床上这位声音断断续续，额上有些发亮，出虚汗了，看来真不行了。

这病好治，辛家芸把被子一掀：

“起来吧，到我那儿先吃点。”

金解放从来没这么听话过，乖乖地跟着辛家芸去了。

吃了饭，辛家芸又去找队长。这里要说明，队上的人是很喜欢辛家芸的，要粮食必须她出马。费了点口舌，粮食借来了。

不用说，金解放对辛家芸是万分感激，当下表示，晚上去抓青蛙来报答她。

抓青蛙解放是好样儿的，当晚手到擒拿，抓了一口袋。第二天辛家芸带着油盐酱醋到坑洼的小屋，两人快快活活地打了顿牙祭。

这顿饭在他们的关系史上是重大的，从此结束了“冷战”状态。

一天，金解放在田里掏沟时抓了几条鳊鱼，他毫无迟疑就往辛家芸那儿送，现在可得拍她的马屁。

一进玉珍嫂家的门，解放就发现气氛不对，玉珍嫂和她的五个孩子全在哭。玉珍嫂在洗衣服，边洗边哭，边哭边骂，几个大孩子被她骂得哭，那两

个小的受了感染起哄般地哭。

辛家芸一边哄孩子们，一边劝玉珍嫂：

“你别骂了好不好，这事怎么能怪孩子们呢？”

“怎么不怪他们，养他们这么大有有什么用？看见它有病都不晓得说。”

“他们不懂事。”

“唉，要这么多有什么用啊，死两个也少两张嘴吃饭哪。”

辛家芸不说了，看样子劝慰的话也说尽了，她把金解放带到自己的小屋里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金解放不安地问。

“猪死了。”

“哦……哈哈，是猪死了呀，我还以为是人死了呢，值得这样伤心？哈哈。”金解放发现辛家芸的眼睛也是红红的，真不可理解。

“要是你也是个穷人，就不会笑了。”辛家芸冷冷地看了金解放一眼，后者赶紧收敛了笑容。

玉珍嫂和丈夫都是有名的能干人，可人嘴是无底洞，再能干也架不住这么多张嘴吃呀。养猪是他们的重要收入，刚死的这头猪已经八、九十斤了，一家人在它身上造了许多计划：添衣裳，做被窝，孩子们买上学文具，还有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也都指望它，昨天玉珍嫂还说，卖了猪一定要去称一斤水果糖，孩子们该甜甜嘴了。

设身处地一想，金解放也叹了一口气：

“这真是越穷越倒霉。”

辛家芸把水桶瓦盆搬到门口，一边剖洗鲮鱼一边和金解放聊着。

“你大概从来没有尝过穷困的滋味，我可尝过。我爸爸死的时候，我才六岁，妈妈就给人洗衣服带孩子供我吃穿读书。我也很少吃糖。学校组织春游，别的同学带点心，我带的是妈妈做的馒头；看见同学们买冰棍吃，我真馋，可就连五分钱妈妈也不给。小时候我连汽车都没坐过，你不相信吧？难得上一趟街，总是跟着妈妈步行……妈妈现在身体不行了，常犯病，还得给别人带孩子……”

她突然收住了，迅速地端着盆进了灶屋。

解放还从来没有被这样的话打动过，这算什么呀：赚钱，吃饭，一分一文的扣，小市民的生活内容。他过的是另一种生活，从记事起，他就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想要而得不到。冰棍算什么，他常吃的是冰淇淋，果汁露。父母发愁的是他什么也不肯吃，长得象个细麻杆。他上的是干部子弟的幼儿园和小学，乘汽车去游玩，和英雄模范联欢，假日参加夏令营……记忆中充满了阳光和欢乐，连儿时的梦幻、少年时的想象，都是在美好的世界里驰骋翱翔，没有痛苦，没有艰辛，他怎么也想不到周围竟有一些人，是以衣食温饱为最高愿望，即使有人讲给他听。

他也会鄙夷和嘲笑这些人：小市民，太不高尚了。

“如果我处在这种境地，也会和他们一样的，没有任何权利嘲笑他们。”金解放暗暗自咎了。

暮色在沉思中很快地笼罩了小屋，金解放点亮了油灯。

辛家芸的小屋刚刚搁下了一张小床，一口铺着报纸的木板箱权当桌子用。桌上和床头有不少书，金解放翻看了一下，有几本是高中的课本，还有几本无皮无面的是诗集、小说等杂书。辛家芸看这些书金解放已经有点意外了，他原认为辛家芸不过是个烧火做饭整持家务的能手。当他翻开另外两本破得最厉害的书时，简直就惊愕了：一本封面剩了一半，残页上有“高等代”几个字；另一本没有封面，里面全是英文，尽管这对解放来说是天书，他还是看懂了这不是中学的英文课本。

“金解放，来端饭。”辛家芸在灶屋喊他。

把饭菜摆上木箱，辛家芸就迫不及待地“开动”了：“亏了有你的鲮鱼，要不我今天也没菜吃了。”

“你看的是从前大学的教材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还想上大学？”

“为什么不想，当然这也许叫痴心妄想。我还是很实际的，我清楚我这种人的未来不是由自己做主的。”

“嗨，咱们俩都一样。”

“不，你的未来在父母。”

“父母要是出了事，我会比你更倒霉。”

“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，你还有希望。”

“你就绝望了吗？”

“当然不，但是在同样的水平线上，我得比有些人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另外还得看机遇，运气。我不自傲，因为没有资本，但也决不自卑，我自信一般人的禀赋才能我也具备，所以我不放弃希望。”

解放怀疑地看着她，落到坑洼里还谈什么希望，能当个工人养活自己就不错了。

辛家芸很敏感，“你怀疑？”

“那当然，往前看，渺渺茫茫无边无岸。”

“可我真不甘心哪，我不是奇才，我只想做一点点事情，既然上帝把我们降生下来，就得对这个世界有点贡献才对。”

辛家芸的声音带着嘲弄的意味，眼睛却闪着期望的光芒。

金解放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注视过她，他觉得认识了这么多年，这次才看清了她的脸，这是一张清秀而敏感的脸庞，眼睛很明澈，专注的眼神似乎什么都要探究，嘴角有点向上弯，常常是紧闭的。小油灯的火苗闪跳着，那脸庞也随着一明一暗。金解放又一次吃惊了，原来她是这么一个人。他暗想，

再不能不恭不敬地称呼她“管家婆”了。

三

春节，金解放和辛家芸都离开了坑洼。

金解放到了父母所在的干校。

在他的记忆中，自己在父母身边整日厮守的时间是很少的，他们老是工作、工作，无休止的忙碌。现在倒好了，阖家团聚，从早到晚，有的是时间。

好象要弥补对孩子情感的缺欠，父母对金解放表现出了特别的爱抚。父亲在家掌勺，能烧一手好菜。每次上了桌，他都要先挟一筷子放到解放碗里，看着儿子吃下去，等儿子表示了满意，他才端起饭碗。

这些感情的表示，解放已经不习惯了，有几次他都感到窘，他了解父母，从他们慷慨倾注的温情中，他体味到一种苦痛，一种被政治生活抛弃，被社会冷落遗忘的苦痛，它使天伦之乐也掺上了一丝苦涩。

干校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，空虚孤寂渐渐蚕食了亲人初相见的欢乐，金解放呆不住了，年轻人需要倾泄旺盛的精力。

父母很理解孩子，让他走了。

到了城里，解放住在同学宋明明家中。

宋明明也当过知青，前两年抽到工厂当了工人。明明有个妹妹叫玲玲，中学毕业就当兵了，后来由